

“慢”的政治经济学：林业时间性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性的经验建构

牟雪丽

甘肃条山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 白银 730400

DOI:10.61369/SE.2026070030

摘 要： 资本逻辑以加速时间统摄社会生产，持续压缩自然再生产周期，而林业因林木生长具有不可压缩的长周期自然时间属性，成为审视资本时间异化、阐释“慢”政治经济学的典型经验样本。本文依托《资本论》第二卷中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划分、物质变换断裂理论及生态马克思主义“去增长”（Degrowth）理论，指出林业时间性天然区分自然生长时间与人类劳动时间，二者之间存在不可通约的“时间差”，这一二元结构构成了对抗资本加速逻辑的“慢政治经济学”的经验载体。现有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停留于抽象理论批判，缺乏产业经验的支撑。本文以林业经营实践为实证素材，从价值、生产与制度维度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性，剖析速生林、短期林权资本化等模式造成的生态代谢断裂。研究表明，正视自然“慢时间”的独立内在价值，是修复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实现生态理性的核心路径，也能为我国集体林权制度与生态公益林管护制度提供政治经济学解释。

关 键 词： 慢政治经济学；林业时间性；生产时间；物质变换断裂；马克思主义生态理性

“Slow” Political Economy: The Temporality of Forestr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Ecological Rationality

Mou Xueli

Gansu Tiaosha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Group) Co., Ltd., Baiyin, Gansu 730400

Abstract： Capital logic governs social production by accelerating time and continuously compressing the natural reproduction cycle. However, forestry, due to the non-compressible long-term natural time attribute of tree growth, becomes a typical empirical sample for examining the alienation of capital time and explaining "slow" political economy.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division of production time and labor time in Volume II of "Das Kapital", the theory of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discontinuity, and the ecological Marxist "Degrowth" theory, points out that the temporality of forestry naturally distinguishes the natural growth time from human labor time, and there is an irreconcilable "time gap" between the two. This dual structure constitutes the empirical carrier of "slow political economy" that opposes the capital's acceleration logic. Existing research on ecological Marxism mostly stays at abstract theoretical criticism and lacks the support of industrial experience. This paper takes forestry operation practice as empirical material and constructs Marxist ecological rationality from the dimensions of value, production, and institutions, analyzing the ecological metabolic discontinuity caused by rapid-growing forests and short-term forest rights capitalization model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acknowledging the independent intrinsic value of the "slow time" of nature is the core path to repai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al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and achieve ec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can also provide political economic explanations for China's collective forest rights system and ecological public forest management system.

Keywords： slow political economy; temporality of forestry; production time;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discontinuity; Marxist ecological rationality

资本逻辑的核心本质就是以最短的周转时间实现最大价值的增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揭示了这一时间体制的剥削本质：资本始终试图24小时占有劳动时间，不断突破劳动者的道德与生理极限，肆意侵占人体发育、休养与健康维系所需的时间^[1](P286, 294-295)。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核心，本质是一场时间危机。然而，资本这套加速发展的逻辑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行业领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提到，在农业、林业这类行业中，存在大量不受人类劳动支配的自然生长时段^[2](P268)。因此，当资本进军林业领域时，加速增值第一次遇到了自然给出的时间红线。面对资本加速所引发的生态危机，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以

“物质变换断裂”批判资本无视生态系统不可压缩的生长周期^[10](P141-177)。在这些理论基础上,“去增长”(Degrowth)理论主张以“慢时间”尺度重构生产与分配体系^[8](P3)。这些讨论无疑为理解生态危机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多停滞于宏观和抽象,缺乏具体产业的实证支撑。

因此,本文选择林业作为经验中介,依托《资本论》第二卷中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区分、物质变换断裂理论以及去增长理论,提出核心问题:林业中“自然生长时间”和“人类劳动时间”构成的二元结构,如何形成制衡资本加速的“慢政治经济学”经验载体?文章以林业经营实践为证,从不同层面展开分析,尽量弥补生态马克思主义在产业实证方面的不足,也为我国集体林权长效经营和生态公益林制度提供政治经济学解释。

一、时间政治经济学与物质变换断裂

马克思在资本周转理论中,把资本周转时间划分为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两大板块,而生产时间又具体分为人类劳动投入时间和自然力自主作用时间。在工业化生产场景里,机器化生产基本能消除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脱节问题;但在林业领域完全不同,它高度依赖自然发育的规律,林木自然生长的时间会远远超出人类劳动时间,形成无法被技术、劳动完全消解的时间差。马克思明确指出,在林业中,“漫长的生产时间,只占有或不间断地占有比较短的劳动时间”,而这种超长的生产周期,也大幅提升了林业投资的不确定性与市场风险^[2](P266-272)。从资本逻辑来看,林木的自然生长时间会直接造成资本价值增值的断裂。这类空白时段会延长资本的周转周期,降低年度利润率,与资本追求的快速周转、持续增值的核心逻辑相悖,是资本扩张过程中想要极力破除的阻碍。

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区分揭示了“自然时间”的存在,而马克思的“物质变换”(Stoffwechsel)概念则进一步揭示了资本如何破坏这种时间秩序。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土地私有制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可持续的物质循环,“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1](P552)。福斯特系统发掘马克思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思想,提出“物质变换断裂”理论,指出资本主义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将一切自然物纳入商品流通体系,引发土壤养分流失、森林破坏、碳循环失衡等系统性生态危机^[10](CH.1,CH.2,CH.16)。在林业领域,这一断裂呈现得尤为鲜明。天然林需要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形成稳定的生态系统,而资本的采伐周期以年甚至月为单位,所以时间落差正是断裂发生的位置。

综合上述的理论,林业完全具备成为“慢政治经济学”核心经验载体的理论条件。因此,林业不只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对象,更是能够推动理论迭代升级的现实经验主体。它凭借具体、可观测的产业特征,把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中较为抽象的命题,比如自然力的独立作用、资本的时间边界、生态理性的制度形态等,转化为可分析、可验证的现实问题,是落地检验“慢”政治经济学、构建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生态理性的优质经验样本。

二、林业时间性的二元结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提出了一个被后续研究者长期忽视的理论观点:生产时间并不等同于劳动时间,二者之间存在

一个由自然力独立作用的“客观时间区间”^[2](266-275)。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里,劳动时间就是工人直接干活、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际劳动时段。而生产时间的范围更广,它是劳动对象完成所有物理、化学、生物变化的完整时长,其中包含了一部分无需人类劳动干预、纯粹的自然存续和生长时间。

林业是这一“时间差”最为极致的产业表征。用材林从种到砍,少则十年,多则三十年;天然林生态系统从发育到成熟稳定的周期更长达数十年至数百年。人在这个过程中做的无非就是种树、抚育、采伐这几个短暂的节点,剩下大部分时间里,林木在自然环境中独立生长。马克思指出:林业里“漫长的生产时间,只占有或不间断地占有比较短的劳动时间”。这意味着预付资本在树木生长周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是“沉淀”着的,无法通过劳动过程的延续而加速价值增值。

因此,林业领域自然生长时间与人类劳动时间的二元差异,通过三重价值约束明确了资本加速扩张的自然边界。同时,林业可观测、可量化的时间结构,让“自然力独立作用”、“资本存在自然边界”等抽象学术命题,转化为可落地分析、可实证检验的具体研究问题,成为慢政治经济学成立的核心现实依据。

三、经验建构:林业实践中的生态理性与代谢断裂

(一)反面经验:速生林引发的生态代谢断裂

资本加速逻辑压缩林业自然再生产时间,主要有两条路。

第一条为生产端的速生丰产林模式,资本以短期木材产出效率挤压森林原生自然演化进程。南方杉木人工林实测表明,多代连栽会持续损耗土壤肥力,二代、三代林分蓄积较初代分别下降30%、47%^[14](P80)。林草部门监测及现有研究证实,粗放经营的桉树速生林还会造成原生植被消亡、土壤微生物失衡、野生动物栖息地退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种树未必环保,这就是林业时间被资本暴力压缩后的症状。速生林本质上是木材工厂,其生长周期虽短,却以消灭原生生态系统“慢时间”为代价。

福斯特说得明白:资本“将一切自然物转化为快速周转的商品,彻底无视生态系统不可压缩的生长周期”^[9](P442-448)。

第二条是制度端的短期林权资本化流转。集体林权改革后,大量林地经营权以5到10年短期期限转给工商资本。经营者要回本,放弃抚育、封山、混交造林等长期投入,转而短期皆伐、重造速生林,跟着资本加速的时间尺度走,与森林数十年的自然节律背道而驰。马克思指出,林业里“漫长的生产时间,只占有比

较短的劳动时间”，自然生长强制拉长了资本周转^[2](P271-272)。短期林权流转并未弥合资本周期与森林自然周期的时间差，只是把风险甩给后续经营者，造成代际不公平与生态透支。林地还没完成物质循环就被再次投入流转，抹掉的是数十年自然累积的生态时间。

两条路叠加，造成林业特有的生态代谢断裂。速生林、短期林权流转用社会生产的短期尺度取代自然演化的客观时间，地力衰退、生物多样性下降、碳汇弱化、水土流失接踵而至。福斯特说得明白：资本“将一切自然物转化为快速周转的商品，彻底无视生态系统不可压缩的生长周期”^[9](P442-448)。这正是资本加速逻辑在林业领域撞上自身矛盾的经验证明。

这正是资本加速逻辑在林业领域撞上自身矛盾的经验证明。

（二）正面经验：“慢时间”的制度化承认

中国林业制度里，其实也有对“慢时间”的积极承认和保护。天然林保护工程是头一个例子。1998年特大洪灾后政策层开始反思，2019年中办国办印发《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5]，明确“把所有天然林都保护起来”，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以浙江为例，2016年列为全面保护省份后，十年间天然林面积达4674万亩，单位蓄积量从70.89提升到78.9立方米/公顷，生态服务价值超5200亿元^[7]。说白了，这项制度的核心不是提高效率，而是承认天然林的形成需要数十年乃至上百年不可压缩的自然时间，不能任由资本短期逻辑支配。

四、结论与讨论：从“慢时间”到生态制度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基于马克思“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划分，经由福斯特“物质变换断裂”及生态马克思主义“慢增长”思想的接引，

本文以林业为经验场域，揭示资本“加速”逻辑与自然“慢时间”的结构性张力，论证林业时间性二元结构构成“慢政治经济学”的载体。核心结论是：正视并尊重自然“慢时间”的独立内在价值，是修复物质变换断裂、建构生态理性的核心路径。资本逻辑以“加速”为本质，通过压缩生产时间与加快流通实现价值增殖，不仅侵占劳动时间，更以短期尺度替代自然“慢”节律，引发系统性断裂。而林业中自然生长时间与劳动时间的不可通约性，构成对抗加速的天然屏障——林木生长遵循数十年乃至百年的生物学节律，这一“时间差”无法被技术或制度完全抹平，划定了资本在自然资源领域的边界。中国林业正反经验印证了此命题：速生林资本化对自然时间的压缩性掠夺，导致地力衰退与多样性下降；而天然林保护、公益林补偿与采伐限额等制度，则通过将“慢时间”制度化，部分修复了物质变换关系。林业并非“效率低下”的产业，而是建构生态理性最具解释力的载体。

对我国林权与公益林制度的再阐释，应超越“效率妥协”的主流叙事。现有研究多视天然林禁伐、公益林补偿为“生态让位于经济”的权宜之计或政府干预。但从“慢政治经济学”看，这些制度本质上是将自然时间从事实上升为规范——长效承包、社区共管与生态补偿，以法律形式确认森林生态需要不可压缩的长周期时间，而非任由短期资本支配。补偿机制使“不砍树”获得经济合理性，采伐限额为资本速度划定边界，这些并非零和交换，而是对另一种时间伦理的表达：自然的“慢”具有独立于增殖的内在价值，生产体系必须适配而非凌驾于自然节律。波兰尼所揭示的“虚拟商品”脱嵌危机，在林业中获得了社会保护性制度回应^{[6][3]}(P73,137-141)。

本文局限在于：以林业单一产业为样本，未纳入农业、草原等领域，理论普适性待验；以理论阐释为主，缺乏田野调查与量化实证，对时间异化与生态损耗的关联分析不足。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 波兰尼·卡尔.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冯钢，刘阳，译.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
- [4] 俞新妥. 杉林地持续利用问题的研究和看法[J]. 世界林业研究，1993，6(2)：80-86.
- [5]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Z]. 2019.
- [6]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Z]. 2023.
- [7]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浙江天然林保护的生态账与富民账[EB/OL]. 2026.
- [8] Kallis G. Degrowth[M]. Newcastle upon tyne: Agenda Publishing, 2018.
- [9] Foster J B.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 [10] Foster, J B. Capit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 Ecological Ruin or Ecological Revolution[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2.
- [11] Qin Y W, Xiao X M, Wigner J P, et al. Carbon loss from forest degradation exceeds that from deforestation[J]. Nature Climate Change, 2021, 11(5):442-448.